

T 2511

824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1 1938

列傳第十二

前漢

張騫

司馬遷

朱買臣

主父偃

嚴安

王褒

東方朔

通志



李廣利

嚴助

吾丘壽王

徐樂

終軍

賈捐之

公孫賀

劉屈氂

車千秋

王訢

楊敞

弟暉

蔡義

陳萬年

子咸

鄭弘

楊王孫

張騫漢中成固人建元中為郎時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音支王以其頭為飲器月氏遁而怨匈奴無與其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廼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奴甘父俱出隴西徑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曰月氏在吾北漢

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二
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西騫因與其屬亡鄉月
氏西走數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
騫喜問欲何之騫曰為漢使月氏而為匈奴所閉道脫
亡唯王使人道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
可勝言大宛以為然遣騫為發譯道抵康居康居傳致
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夫人太子為王既
臣大夏而君之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遠漢殊
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留

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為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拜騫為太中大夫堂邑父為奉使君騫為人彊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為天子言其地形所有語具西戎傳中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安得此大夏國人口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毒音篤篤則浮屠一名天胡是也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

驃騎將軍破匈奴西邊殺數萬人至祁連山其秋渾邪王率眾降漢而金城河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燉煌間小國也大月氏攻殺難兜靡奪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翽侯抱亡置草中傳父猶傳母也布就為求食還見狼乳之又烏銜肉翔其旁名也翽侯官名也翽與翽同以為神遂持歸匈奴單于愛養之及壯以其父民眾與

昆莫使將兵數有功時月氏已為匈奴所破西擊塞王

塞音先得反西域國名也塞王南走遠徙月氏居其北昆莫既健自

請單于報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復西走徙大

夏地昆莫略其衆因留居兵稍彊會單于死不肯復朝

事匈奴匈奴遣兵擊之不勝益以為神而遠之今單于

新困於漢而昆莫地空蠻夷竊故地又貪漢物誠以此

時厚賂烏孫招以東居故地漢遣公主為夫人結昆弟

其執宜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

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天子以為然拜塞為中郎將

大夏同而卑溼暑熱其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以

騫度之大夏去漢南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

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无

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

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

頗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則大月氏康居

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誠得以義屬之則廣地

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欣以騫言

為然乃令因蜀犍為發間使數道並出出駝出柞出徙

印出轉

音蒲北反

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氏祚

漢使見閉於夷

南方閉雋

先燕反

昆明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

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滇越

滇音顛其國出馬

而蜀賈間出物者或至焉於是漢以求大夏

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罷之及騫言可以

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數擊匈奴

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乃封騫為博望侯是歲元朔六

年也後二年騫為衛尉與李廣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

奴圍李將軍軍多失亡而騫後期當斬贖為庶人是歲

將三百人馬各二疋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鉅

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便遣之旁國騫既至烏孫致賜諭

指未能得其決語在西戎傳騫即分遣副使使大宛康

居月氏大夏烏孫發譯道送騫與烏孫使數十人馬數

十疋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拜為大行歲餘騫

卒後歲餘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

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騫鑿空諸後使往者皆稱

博望侯以為質於外國外國由是信之其後烏孫竟與

漢結婚初天子發書易曰神馬嘗從西北來得烏孫馬

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
極馬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築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
以通西北國因發使抵安息奄蔡犂靬條支身毒國而
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
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
歲中使者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
歲而反是時漢既滅越蜀所通西南夷皆震請吏置牂
柯越雋益州沈黎文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乃遣使
歲十餘輩出此初郡皆復閉昆明為所殺奪幣物於是

帛賞賜厚具饒給之以覽視漢富厚焉大角氏出奇戲
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名
倉庫府藏之積欲以見漢廣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
工而角氏奇戲歲增變其益興自此始而外國使更來
更去大宛以西皆自恃遠尚驕恣未可誦以禮羈縻而
使也漢使往既多其少從從行之微者率進孰進美語也於天子

言大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示漢使天子既好宛
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
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

中數有敗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徃徃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為輩來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推金馬而去宛中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王速攻殺漢使取其財物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彊弩射之即破宛矣天子以嘗使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為然而欲侯寵姬李氏廼以李廣利為將軍伐宛塞孫猛字子游有俊漢發兵擊昆明斬首數萬後復遣使竟不得通語在西南夷傳自塞通外國道以尊貴其吏士爭上書言外國奇恠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聽其言子節募吏民無問所從來為具備人衆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能無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為其習之輒覆案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子節言小者為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相效其使皆私縣官齎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

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之絕責怨至相攻擊樓蘭姑師
小國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又時
時渡擊之使者爭言外國利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
是天子遣從驃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以擊胡
胡皆去明年擊破姑師虜樓蘭王酒泉列亭鄯至玉門
矣而大宛諸國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
犂軒眩人獻於漢天子大說而漢使窮河源其山多玉
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昆崙云是時上
方數巡狩海上迺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過之則散財

帛賞賜厚具饒給之以覽視漢富厚焉大角氏出奇戲
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名
倉庫府藏之積欲以見漢廣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
工而角氏奇戲歲增變其益興自此始而外國使更來
更去大宛以西皆自恃遠尚驕恣未可詘以禮羈縻而
使也漢使往既多其少從從行之率進孰進美於天子

言大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示漢使天子既好宛
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公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
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

中數有敗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徃往而
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爲輦來常乏食死者過半
是安能致大軍乎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
漢使怒妄言推金馬而去宛中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
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王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天
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
三千人彊弩射之即破宛矣天子以嘗使浞野侯攻樓
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爲然而欲侯寵
姬李氏廼以李廣利爲將軍伐宛塞孫猛守子游有俊

才元帝時爲光祿大夫使匈奴給事中爲石顯所譖自
殺

李廣利女弟李夫人有寵於上產昌邑哀王太初元年
以廣利爲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
萬人以徃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故浩侯
王恢使道軍旣西過鹽水當道小國各堅城守不肯給
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
士卒財有數千皆飢罷攻郁成城郁成距之所殺傷甚
衆貳師將軍與左右計至郁成尚不能舉况至其王都

乎引而還往來二歲至燉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
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而患飢人少不足以拔
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後往天子聞之大怒使使遮玉門
關曰軍有敢入斬之貳師恐因留屯燉煌夏漢士浞野
之兵二萬餘於匈奴公卿議者皆願罷宛軍專力攻胡
天子業出兵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漸輕
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輪臺易苦漢使為外國笑廼
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赦囚徒扞寇盜發惡少年
及邊騎歲餘而出敦煌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

馬三萬疋驢橐駝以萬數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轉
相奉伐宛凡五十餘校尉宛城中無井汲城外流不於
是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穴其城徙水從他道流空以穴其城者圍而

攻之令作孔使穿九也

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

休屠以衛酒泉而發天下七科適及載糒給貳師

糒乾飯音

備轉運人徒相連屬至敦煌而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驅

馬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

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輪臺輪臺不下攻數日

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兵到者三萬宛兵迎擊漢

兵漢兵射敗之宛兵走入保其城貳師欲攻郁成城恐
留行而令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水原移之則宛固
已憂困圍其城攻四十餘日宛貴人謀曰王母寡匿善
馬殺漢使今殺王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乃力戰而
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為然共殺王其外城壞虜宛貴
人勇將煎靡宛大恐走入中城相與謀曰漢所為攻宛
以王母寡持其頭遣人使貳師曰漢無攻我我盡出善
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我盡殺善馬康居之
救又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孰計之何從是

時康居候視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聞宛城中新得漢
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計以為來誅首惡者與寡母
寡頭已至如此不許則堅守而康居候漢兵罷來救宛
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為然許宛之約宛乃出其馬令
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
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時遇漢善者
名昧蔡為宛王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罷而引歸
初貳師起敦煌西為人多道上國不能食分為數軍從
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鳩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至郁

成城守不肯給食申生去大軍二百里負而輕之攻郁成急
郁成窺知申生兵少晨用三千人攻殺申生等數人脫亡
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降
其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出郁成
王子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四人相謂郁成漢
所毒今生將卒失大事欲殺莫適先擊上邽騎士趙弟
拔劍擊斬郁成王桀等遂追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天
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
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

弟從入貢獻見天子因為質焉軍還入玉門者萬餘人
馬千餘疋後行非乏食戰死不甚多而將吏貪不愛卒
侵牟之以此物故者衆天子為萬里而伐不錄其過廼
下詔曰匈奴為害久矣今雖徙幕北與旁國謀共要絕
大月氏使遮殺中郎將江故鴈門守攘危須以西及大
宛皆合約殺期門車令中郎將朝及身毒國使隔東西
道貳師將軍廣利征討厥罪伐勝大宛賴天之靈從泝
河山涉流沙通西海山雪不積士大夫徑度獲王首虜
珍怪之物畢陳於闕其封廣利為海西侯食邑八千戶

三百七十三
又封斬郁成王者趙弟為新時侯軍正趙始成功最多
為光祿大夫上官桀敢深入為少府李哆有計謀為上
黨太守軍官更為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百
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以適過行者
皆黜其勞士卒賜直四萬錢伐宛再反凡四歲而得罷
焉後十一歲征和三年貳師復將七萬騎出五原擊匈
奴度鄣居水兵敗降匈奴為單于所殺

司馬遷字子長司馬氏自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
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
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宣王時官
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
氏適晉晉中軍隨會犇魏而司馬氏入少梁自司馬氏
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
山在趙者以傳劒論顯蒯瞶其後也在秦者錯與張儀
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兵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錯孫蘄
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夏陽蘄與武安君阬趙長
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蘄孫昌為秦王
鐵官當始皇之時蒯瞶玄孫印為武信君將而徇朝歌

三百七十八
諸侯之相王王印於殷漢之伐楚印歸漢以其地為河
內郡昌生母懌母懌為漢市長母懌生喜喜為五大夫
卒皆葬高門喜生談談為太史公太史公學天官於唐
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
之間愍學者不達其意而師誄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
大傳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
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
嘗竊觀陰陽之術大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
叙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

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叙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
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
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
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
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澹足萬物其
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
遷徙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且指約而易操事小
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君唱臣
和主先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佚至於大道之要去健

通志前漢書卷之三十三
美黜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神
形蚤衰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
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
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
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紀綱故曰四時之大
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
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
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
家弗能易也墨者亦上堯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
階三等茅茨不翦採椽不斷飯土簋飲土刑糲梁之食
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
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率故天下法若此則
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必不同故曰儉而難遵
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
百家不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
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
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
家不能改也名家竒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剗決於

名時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
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
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執無
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後故能爲萬物主有
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興舍故曰聖人不巧
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群臣並至使
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
款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黑白乃形在所欲
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

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
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
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
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太史公旣掌天官不
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
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
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院困
蕃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
蜀以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

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發憤且卒而子遷適
反見父於河雒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子先周室
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
絕於予乎女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
統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子死爾必
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
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大也
夫天下稱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
太王王季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

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
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
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予爲太史而不
論載廢天下之文予甚懼焉爾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
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卒三歲而遷
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縢之書

紬音冑謂綴集也
縢與匱同

五年

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
明堂諸神受記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
而有孔子孔子至于今五百歲有能紹而明之正易傳

通志前漢列傳十一
危梓

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
敢攘焉攘古讓字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作春秋哉太
史公曰余聞之董生周道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
大夫壅之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
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
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
明也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辯人事之經紀別嫌疑明
是非定猶與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亡補
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

於變禮網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
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
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
人樂以發和書以導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
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
千萬物之聚散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
五十二諸侯犇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
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差以毫釐謬以千里故臣弑君子
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有國者不可以不知

通志前漢列傳十一
十一

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
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
人君父而不進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
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爲
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指至
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
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
之大過也以天下大過予之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
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

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
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
一王之法宜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旣具咸
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
然余聞之先人曰虛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
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
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已來至明
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
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陛下百

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矣而不用有
國者恥也主上明聖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掌其
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賢大夫之業不述隨先人
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傳非所謂作也
而君比之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十年而遭李陵之
禍幽於縲紲廼喟然而嘆曰是余之辜夫身虧不用矣
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卒較陶
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黃帝始凡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
十世家六十九列傳惟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絕業周

道既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縢玉版
圖籍散亂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
叔孫通定禮義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聞出自曹
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誼崑錯明申韓公孫弘以儒顯
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仍父子相
繼纂纂與撰同其職曰於戲音嗚呼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
唐虞至于周復興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于余乎欽
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
衰論考之行事略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

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幅共一轂運行無窮輔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倣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六十九列傳九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言惕六經異傳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以俟後聖君子第七十遷之自叙云爾此自前皆其自叙之辭自而七篇缺有錄無書張晏曰遷沒此後乃班氏作傳語

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羽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傳漸列傳示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工世家龜策日者傳言附陋鄙非遷本意也師古曰序日本無兵書張云亡失此說非也遷遭

李陵事下腐刑事在陵傳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子書責以古賢臣之義遷報之曰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意氣勤勤懇懇若望僕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是也雖龍駑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顧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抑鬱而無誰語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

復鼓琴何則士為知己川女為說已容若僕大質已虧
缺雖材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發笑
而自點耳書辭且老魯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
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
追季冬僕又薄從上上雍恐卒然不可諱是僕終已不
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略陳
個陋闕然不報幸勿為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府也愛
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耻辱者勇之決也立
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列於君

子之林矣故禍莫潛於利欲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
辱先而諾莫大於官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
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
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驂乘爰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
中材之人事關於官豎莫不傷氣况忼慨之士乎如今
朝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雋哉僕賴先人
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
納忠效信有竒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
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

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積勞取尊官厚
祿以為宗族交游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
長之效可見於此矣鄉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外
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網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為婦除之
隸在闕茸之中廼欲叩首信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
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
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主
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為
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志室家之業日夜思竭

其不肖之材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
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趣
舍異路未嘗銜盃酒接慇懃之歡然僕觀其為人自竒
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
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為
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
難斯已竒矣今舉事壹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
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
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疆胡印億萬之

師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
裘之君長咸震怖迺悉徵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一國
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
如積然李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流涕沫血飲泣張
空卷冒白刃北首爭死敵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
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
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
見主上慘悽怛悼誠欲効其款款之愚以為李陵素與
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

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事已無可奈何
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
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
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深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
陵游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為誣上卒
從吏議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
為壹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圜圜之中誰可
告愬者此正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既生
降墮其家聲而僕又茸以蠶室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

三百七十八
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
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
之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
螻蟻何異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特以為智窮罪極
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人固有一
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
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
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
次鬻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

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厲也猛
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穿檻之中搖尾而求食積
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為牢執不入削木為吏議不
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
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
息何者積威約之執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彊顏
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姜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
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絳侯
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

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
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財在塵埃之中
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執也彊弱形
也審矣曷足怪乎且人不能蚤自財繩墨之外已稍陵
夷至於鞭筆之間廼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
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親
戚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廼有不得已也今僕不
幸蚤失二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
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乎僕雖

怯更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紿之
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况若僕之不得已乎所
以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
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
勝記唯倣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
戾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
孫子贖脚兵法脩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
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
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及如左丘

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
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
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
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
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已
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
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
也且負下未易居上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徒
重為鄉黨戮笑汗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
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
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嘗不發背
濡衣也身直為閨閣之臣寧得自引深藏於巖穴邪故
且從俗浮湛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廼教以推
賢進士無廼與僕之私指謬乎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
自解無益於俗不信祇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廼
定書不能盡意故畧陳固陋遷既死後其書稍出宣帝
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至王莽時
求封遷後為史通子

嚴助會稽吳人嚴夫子子也或言族家子也郡舉賢良
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繇是獨擢助為中大夫後得
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
枚臯膠倉終軍嚴葱奇等並在左右是時征伐四夷開
置邊郡軍旅數發內改制度朝廷多事婁舉賢良文學
之士公孫弘起徒步數年至丞相開東閣延賢人與謀
議朝覲奏事因言國家便宜上令助等與大臣辨論中
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詘其尤親幸者東方朔枚
臯嚴助吾丘壽王司馬相如相如常稱疾避事朔臯不

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唯助與壽王見任用而助最先
進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於漢時武帝
年未二十以問太尉田蚡蚡以為越人相攻擊其常事
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不屬於是助
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
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
不振尚安所愬又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太尉不足與計
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廼遣助以節發兵會
稽會稽守欲距法不為發助廼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

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後三歲閩越復興兵
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上多
其義大為發興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書
諫曰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歛哀鰥寡恤
孤獨養耆老振乏匱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新附遠
者懷德天下懾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
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為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
削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
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彊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為

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內甸
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執異
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
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
里也處谿谷之間篳竹之中習於水鬪便於用舟地深
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執阻而入其地雖百不
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
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
林叢弗能盡畧者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

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
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爲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
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
中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
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
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鬻
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
不登三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
越地輿輜而隄領拖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

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歐泄
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不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前時
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閒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
虜之上塗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檣未戰
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號號破家散業迎尸千
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
爲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
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
精而災氣爲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

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之悽
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
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為之早閉晏開鼯不及夕臣
安竊為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為人衆兵
彊能難邊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為邊吏臣竊聞之與中
國異限以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內外
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
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干界中積
食糧乃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

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繇力薄材
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
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
萬所以入之五倍乃足輓車奉饗者不在其中南方暑
溼近夏瘴熱晷露水居蝮蛇蠱生疾癘多作兵未血刃
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
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
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
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

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爲畜越此必委質
爲藩臣世共負職陛下以方寸之印文二之組填撫方
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
其震恐以有司爲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
背而去之則復相群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
勸食糧乏絕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絰
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
逃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
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

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
勞倦越出擊之秦兵大破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
外內騷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
逃相從群爲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
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
臣恐變詐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
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
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
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

三百七十八
徵倖以逆執事之顏行斯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
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為境九
州為家八藪為囿江漢為池生民之屬皆為臣妾人徒
之衆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
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宸馮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今天
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
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
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
閒而煩汗馬之勞乎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

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
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為陛下守藩以身為鄣蔽人
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憂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
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是時漢
兵遂出未踰領適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漢兵罷
上嘉淮南王之意美將卒之功乃令嚴助諭意風指於
南越南越王頓首曰天子乃幸與兵誅閩越死無以報
即遣太子嬰齊隨助入侍助還天子又使助諭淮南王
以發兵之指及閩王隕命南越委質事効於是淮南王

謝曰雖湯伐桀文王伐崇誠不過此臣安安以愚意狂
言陛下不忍加誅使使者臨詔臣安以所不聞誠不勝
厚幸助由是與淮南王相結而還上大說助侍燕從容
上問助居鄉里時助對曰家貧為友壻富人所辱上問
所欲對願為會稽太守於是拜為會稽太守數年不聞
問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
懷故土出為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
間者闊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從橫助恐
上書謝稱春秋天王出居于鄭不能事母故絕之臣事

君猶子事父母也臣助當伏誅陛下不忍加誅願奉三
年計最詔許因留侍中有竒異輒使為文及作賦頌數
十篇後淮南王來朝厚賂遺助交私論議及淮南王反
事與助相連上薄其罪欲勿誅廷尉張湯爭以為助出
入禁門腹心之臣而外與諸侯交私如此不誅後不可
治助竟棄市

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
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
買臣毋歌嘔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

通志前漢列傳十一
九三
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女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故妻與夫家俱上冢見買臣飢寒呼飯飲之後數歲買臣隨上計吏為卒將重車至長安詣闕上書書久不報待詔公車糧用乏上計吏卒更乞匄之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帝甚說之拜買臣為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是時方築朔方公孫弘諫以為罷敞中國上使買臣難詘弘語在弘傳後買臣坐事免久

之召待詔是時東越數反覆買臣因言故東越王居保泉山一人守儉千人不得上今闡東越王更徙處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上拜買臣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辭謝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須詔書軍到與俱進初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拜為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直上計時會稽吏方相與羣飲不視買臣買臣入室中守邸與共飲

食食且飽少見其綬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
太守章也守邸驚出語上計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誕耳
守邸曰試來視之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視之還走疾
呼曰實然坐中驚駭白守丞相推排陳列中庭拜謁買
臣徐出戶有頃長安廐吏乘駟馬車來迎買臣遂乘傳
去會稽聞太守且至發民除道縣長吏並送迎車百餘
乘入吳界見其故事妻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
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居一月妻自經死買
臣乞其夫錢令葬悉召見故人與飲食諸嘗有恩者皆

報復焉居歲餘買臣受詔將兵與橫海將軍韓說等俱
擊破東越有功徵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
免官復為丞相長史張湯為御史大夫始買臣與嚴助
俱侍中貴用事湯尚為小吏趨走買臣等前後湯以廷
尉治淮南獄排陷嚴助買臣怨湯及買臣為長史湯數
行丞相事知買臣素貴故陵折之買臣見湯坐牀上弗
為禮買臣深怨常欲死之後遂告湯陰事湯自殺上亦
誅買臣買臣子山拊官至郡守右扶風
吾丘壽王字子贛趙人也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詔詔使

從中大夫董仲舒受春秋高材通明遷侍中中郎坐法
免上書謝罪願養馬黃門上不許後願守塞扞寇難復
不許久之上疏願擊匈奴詔問狀壽王對良善復召為
郎稍遷會東郡盜賊起拜為東郡都尉上以壽王為都
尉不復置太守是時軍旅數發年歲不登多盜賊詔賜
壽王璽書曰子在朕前之時知畧輻湊以為天下少雙
海內寡二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職事並
廢盜賊從橫甚不稱在前時何也壽王謝罪因言其狀
後徵入為光祿大夫侍中丞相公孫弘奏言民不得挾

弓弩十賊曠弩百吏不敢前盜賊不輒伏辜免脫者衆
害寡而利多此盜賊所以蕃也禁民不得挾弓弩則盜
賊執短兵短兵接則衆者勝以衆吏捕寡賊其執必得
盜賊有害無利則莫犯法刑錯之道也臣愚以為禁民
毋得挾弓弩使上下其議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
非以相害以禁民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
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
主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海內抗敵巧詐並生是以
智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為務不顧義理故機變

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隳名城殺豪桀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鋤箠相撻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群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才與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宇內日化方外嚮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

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為禁也且所為禁者為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為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弘弘誑服焉及汾陰得寶鼎武帝嘉之薦見宗廟藏於甘泉宮群臣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書王獨曰非周

鼎上聞之召而問之曰今朕得周鼎群臣皆以為然壽
王獨以為非何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壽王對曰臣安
敢無說臣聞周德始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大王成於
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昭天下漏泉無所不通上天報
應言鼎為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
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於陛下恢廓祖業功德愈盛
天瑞並至珍祥畢見秦始皇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
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之所以與漢乃漢寶非周
寶也上曰善群臣皆稱萬歲是日賜壽王黃金十斤後

坐重誅

主父偃齊國臨菑人也學長短從橫術晚乃學易春秋
百家之言游齊諸子間諸儒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
貧假資無所得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容其困以諸
侯莫足游者元光元年乃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
上上不省資用之留久諸侯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闕下
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
奴曰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
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

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六國海內爲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入深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得其民

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卻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執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腫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千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

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廼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敵所以爲業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禽獸畜之不比爲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

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戾易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孰計之而加察焉是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書奏上召見三人謂曰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廼拜偃樂安皆爲郎中偃數上䟽言事遷謁者中郎中大夫歲中四遷偃說上曰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疆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淫亂急則阻其疆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

削則逆節萌起前日朝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
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
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
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於是上從其計
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桀兼并之家亂衆民皆可
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又
從之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焉大臣
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說偃曰大橫偃曰臣結髮游
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爲子昆弟不收賓客棄

我我院日久矣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耳吾日
暮故倒行逆施之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築
城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或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
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嘗發三十萬
衆築北河終不可就已而棄之朱買臣難誦弘遂置朔
方本偃計也元朔中偃言齊王內有淫失之行上拜偃
爲齊相至齊徧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子之數曰始吾
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
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偃之門廼使人以王

與姊姦事動王王以為終不得脫恐效燕王論死廼自
殺偃始為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
為國患欲上書言其陰事為居中不敢發及其為齊相
出關即使人上書告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多以得
封者及齊王以自殺聞上大怒以為偃劫其上令自殺
廼徵下吏治偃服受諸侯之金實不劫齊王令自殺上
之勿誅公孫弘爭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為郡入漢偃
本首惡非誅偃無以謝天下廼遂族偃偃方貴幸時客
以千數及族死無一人視獨孔車收葬焉上聞之以孔

車為長者

徐樂燕郡無終人也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
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
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
譽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
棘矜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
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之所
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謂
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

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
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
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
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竟內之助此之
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
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陳涉是
也况三晉之尹或存乎天下雖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
勢雖有疆國勁兵不得還踵而身為禽吳楚是也况羣
臣百姓能為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

意而深察也閭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
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
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
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
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疆國
勁兵陛下逐走獸射飛鳥弘游燕之囿滛從恣之觀極
馳騁之樂自若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幄之私俳
優朱儒之笑不之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是子俗
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為陛下天然之質寬仁之資而

誠以天下爲務則禹湯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未必
不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廣譽於當
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爲數世隆南面背依攝袂
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
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威而不成奚征而不服哉
嚴安臨蓄人也以故丞相史上書曰臣聞鄒子曰政教
文質者所以云救也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
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脩飾離本
徼末女嫫漫長犯法者衆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之

欲然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失而僞僞采淫
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臣願爲民制度以防其淫以和
其心心旣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
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
五穀蕃熟六畜遂字民不夭厲和之至也臣聞周有天
下其治三百餘歲及其衰也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伯
者常佐天子匡正海內五伯旣沒諸侯恣行是以田常
篡齊六卿分晉並爲戰國合從連衡車馳轂擊介冑生
蟣虱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并吞天下號稱皇帝壞諸

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鐘虞示不復用黎民得免於戰
國人人自以為更生鄉使秦緩刑罰薄賦歛省繇役貴
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
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法令嚴苛意廣心逸
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彊胡辟地進境戎於北
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
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
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
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

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
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
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儻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
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
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無尺寸之執起閭巷杖棘矜
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乎伯
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
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
夜郎降羌東略葳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

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
警言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
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挈而
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
今天下鍛甲摩劍矯箭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
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
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帶脅諸侯非宗室之利
也上觀齊晉所以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
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

九
二
〇
十